

何显玉 著

匆

我的十年新闻生涯

MY TEN YEAR
NEWS PROFESSION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我的十年新闻生涯

何显玉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匆匆:我的十年新闻生涯/何显玉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650-0512-1

I. ①匆… II. ①何…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5004号

匆 匆

——我的十年新闻生涯

何显玉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郭娟娟 霍俊樟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印 张	21 75
	发行部:0551-2903198	字 数	378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学苑印务有限公司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512-1

定价: 35.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

我是半路出家做记者的。大学毕业后在社会上磨砺十多年，才进新安晚报社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

我从社会底层来，能吃得苦中苦，采写的新闻常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采访经历也曲折多难，连续5年获“最受读者欢迎的记者”称号，佩戴过“五四青年奖章”，还被戴上一顶“首席记者”的高帽子。其实，再好的新闻发表了就成为历史，又得去捕捉新的新闻，始终焦虑，夜不能寐。那时报社的同事，有从高校教师转行而来，有其他媒体来的一批知名记者，都非常优秀，特别敬业。我像一只兔子拼尽全力成年累月奔跑在新闻原野上，左冲右突，被一群虎狼追逐着。我们一路同行，一直比拼，奉献给读者精品新闻，铸就晚报的辉煌，可我们也真的好累！

那时辛苦！

我一直认为新闻圈是个是非江湖，晚报倡导“关注强者的灵魂、关注弱者的生存”。记者在追求真相，记录事件时，见证或感受他人在名利场、职业场、情感场和生死场的沉沉浮浮，很多东西难以见诸报端，是非漩涡中，记者内心无法平静！举起新闻监督之剑，剑锋所指，鞭挞邪恶，为民说话，固然爽快，可因此而引发的压力与伤害，自己要承受、消化，痛却不能吭声。在帮助弱势群体时，报道偶能引起“轰动”，人家以为记者肯动笔，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多时一天有三批求助者到报社跪倒我面前，求助到我者，能帮到的仅十之有一，更多的是惭愧，心理负荷越来越重，疲惫不堪。

无法释怀！

活着本就不易，偏又在情感上走失了自己，终在2005年夏天，生命于瞬间崩裂。那天，正是我曾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同事汪俊记者遇难三周年祭日，他是在去大别山采访援助“春蕾”途中不幸牺牲的。生与死，原本只隔一把土的距离，谁不知道生命如花，在赶赴新闻路上的都市报记者们，洒下的岂止是汗水与血泪？激情人生，大义春秋，他们生命原本也脆弱？

拔剑茫然！

人生就像一列过山车，掌握不好，就会失控。有时，该让自己身心安静

下来,等灵魂跟上来才好!

寂寥的时光里,认真工作,敬畏职业,犹如敬畏文字一样。于清醒和痛楚中借文字力量让冰点人生渐渐升温。于是,想出本记录都市报记者心路历程的书。

《匆匆》共收录 1999—2009 年间的百篇文章,新闻作品都公开发表过,沾点文学味的作品也曾见之于报纸副刊,还有近几年于寂寥中解剖自己、勉励自己的文章,有相当篇目是写我身边记者五味人生的。读者若能从《匆匆》中,了解都市报记者的心路历程,有所启迪,那是再好不过的事。

共事多年的北大才女汪清波帮我联系了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朱移山先生。我与朱先生从未谋过面,春节后,他发短信,“何兄,选题已通过,往下进行吧。”又幸遇出版社郭娟娟编辑,这位与我一位同事同名同姓的文学硕士,非常细致帮我校订稿子。著名水墨漫画家吕士民老先生欣然为此书作漫画“匆匆”,欲添其彩!书法名家邓晓峰先生题写的书名“匆匆”,那“匆”字似断犹连,像汗像泪又像滴滴鲜血,道出了一个都市记者的从业辛酸。

新闻圈就是个江湖,不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也会在生活海洋里沉浮,谁能永远在岸上旁观?!无论身心在哪,感恩生活,感谢同行者。当然,更要感谢生命,好好活着才是王道。

2011 年 3 月 12 日初于合肥匡河

4 月 3 日夜再改于三石闲人馆

Contents / 目录

自序	(001)
----------	-------

人 物

父亲的梦	(001)
拐杖	(004)
梧桐树下	(006)
半汤的月亮	(009)
远行	(011)
“燕子”衔枝报春来	(014)
一朵黄菊花	(019)
“魔芋大王”何家庆	(022)
书生顾群	(032)
大学生“卖身”救慈父	(034)
那一座座山	(037)
海峰流泪了	(039)
奶奶刚上小学一年级	(041)
宇坤买车	(046)
我还能扑进大学怀抱吗	(049)
折翅的山鹰	(051)
宁姐	(053)
敏儿的月亮碎了	(055)
花开是缘,花落是命	(057)
不让一滴血冷下来	(060)
母亲是女儿永远的岸	(062)

我本是只小小鸟	(064)
燕子,燕子,你还能飞吗	(066)

纪 事

爆竹酿悲歌	(068)
三次跪倒	(073)
小英雄父母背井离乡	(075)
深山里,两个80岁老人在谈恋爱	(081)
茶馆武场	(103)
横跨五省追踪“断足女”	(105)
梳子与轮椅	(120)
“围墙”之痛:“失实”,还是事实	(122)
一杯药茶	(127)
一篇监督报道引发的“逮捕”记者事件	(130)
老周之死震动孤岛	(134)
两条狼狗	(142)
附1:恶犬扑来 记者挂彩	(144)
附2:记者,我为你自豪	(144)
皱巴巴的书信	(146)
包裹	(150)
记者的晚餐	(152)
送别	(154)
单亲妈妈的悲情人生	(157)
是上前,还是退后	(162)
相思树	(168)

杂 言

“苦难记者”心里甜	(171)
让我们坚强的活着	(177)
新安下午茶	(180)
附:再品“下午茶”	(181)
车站(四则)	(184)

给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	(188)
附:孩子呀孩子,你听爸妈讲	(189)
谁为 55 位伤亡者一跪	(191)
榜样	(193)
木匠与裁缝	(196)
总有种东西让我感动	(199)
重阳登高看孝心	(202)
审视自己心灵	(204)
剽悍的人生无须解释	(206)
水火无情? 有情?	(207)
(一) 水	(207)
(二) 火	(210)
骨头是硬的	(212)
生离死别都是因为你	(216)
脱掉裤子爬几圈子	(218)
女人如羊 男人是狼	(220)
悼陈晓旭	(222)
茶客	(224)
别让“木桶”倒了	(226)
开博趣事	(228)
行走在别样风景里	(231)

游 踪

西征放歌	(233)
寻找失踪的“太极洞”	(267)
越秀山回眸	(281)
好色之徒	(284)
徒步 40 公里	(287)
春色巢湖	(291)

日 记

桔子落了	(293)
------------	-------

手术	(295)
路遇	(297)
情色茶花	(299)
为梦想守候	(301)
食堂	(303)
新闻会战	(305)
出去走走	(307)
今晚谁能与我同醉	(308)
莫动凡心	(310)
出游	(312)
多睡会觉吧	(314)
警告一次	(315)
路标	(317)
千年孤独	(319)
小说原型及其他	(322)
到我的“墓地”看了看	(324)
顶上开花	(327)
搭伙	(330)

诗 歌

不死的爱情鸟	(332)
废墟上,执子之手	(333)
秋阳	(337)
匆匆	(338)

父亲的梦

父亲是位不识字的农民，可他却是我最初启蒙老师，还曾有一段岁月带我实地采访的实践。我能从事记者职业，与父亲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

父亲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三。我的大伯是村里大力士，后来他投新四军去了，据说是重机枪手，打了7年仗，战死了。关于大伯的死，政府也没给什么证明，传说倒有许多。父亲一直想搞清楚他是怎么死的，期盼着能拿到烈士证，好让我跟着沾点光，吃碗公家饭。这件事像梦一样萦绕着父亲。我上小学期间，每年秋冬农闲时，父亲总会带上我，到处寻找那些曾跟大伯一起打过仗的返乡老兵，登门询问有关大伯的情况。每次都是父亲提问，我做记录。每次“采访”结束，父亲让我一句句念给那些老兵听，有不准确的地方，照老兵回忆的再修改，直到人家点头。父亲掏出印泥盒，小心翼翼让被采访者手指粘上印泥，在每张记录纸上按下手印。

有时寻找很久，走了许多路，也碰不到一个知情人。我一点力气也没了，瘫在地上赖着不走。父亲笑咪咪说，“十网打鱼九网空，只要一网就成功。”父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踩着他的脚后跟走，倒觉得很有趣。

父亲将我记录的那些材料送到县里，还真引来县里的干部下来专门调查此事。我考初中那年，父亲从县里领回大伯的烈士证，大伯还真是重机枪手，牺牲时是副排长。村里老老少少聚到我家，问我可能沾沾大伯的光，搞个城里户口？父亲摇了摇头，一下像老了许多。或许，这纸烈士证碎了父亲那个让儿子进城的梦想，可父亲亲身带我的这段“采访实践”，却在我的心田里播下了另一个种子。

父亲向来敬重读书人，他见村里有几个孩子上中学了，便让村里会计去城里买回半箩筐的书，这笔钱花得村民们很是心疼，有人对他这个生产队长有意见。父亲说，我们做一辈子睁眼瞎还不够吗？还能让下辈人吃没文化的亏吗？村里一群中学生读到了《草原烽火》、《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文学书籍。我的文学梦，正是从这半箩筐书堆里萌生的。



父亲见我手不离书，生怕夜寒冻了我。他平时见哪家有木匠干活，便去收集些木屑子存放起来。到了冬天，把木屑放在盆底，上面从锅灶里掏些草灰盖上，然后把火盆放我脚旁取暖。夏夜蚊子多，父亲担心蚊子咬我，便将水桶装大半桶水，把我两只脚放进桶，用大手巾包裹住我的腿。蚊子叮咬不到了，他一声不吭在我身后拿芭蕉扇扇风。乡下“双抢”最累人，他常困得扇子掉到地下。我心疼他，将书合起来，罢读，逼着他去睡觉，我才翻开书。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挨家挨户报喜，乡亲们也很高兴，村里毕竟出了第一个大学生。父亲执意要送我去报到，我们在长江边农家住一晚。父亲说，以后的路全靠你自己走了，在外做事，低头求人，不如抬头求自己，仇人面前要多酗酒。我对前一句话赞成，做人要有骨气，可对后一句很不以为然。父亲看看我，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臂上能跑马。”

父亲送我进校园时还赤着脚。我从包里拿出一双新布鞋，逼他穿上。他解下系在腰间的大手巾把脚擦了一遍又一遍。两天后，我送父亲到长江边坐船回家，他脱下这双鞋，用大手巾把鞋擦了一遍又一遍，硬塞给我，赤脚上了跳板。我追上跳板把鞋塞给他，两人拉来拉去。船主不耐烦，“要开船了，一双鞋拉什么拉？”父亲怯怯地看了看船主，接过鞋送我下了跳板，转身上船。

船渐渐驶离岸边，父亲没进船舱，在船舷上徘徊。我见他找一个年轻船工两手比划说着什么，那船工接过父亲手中的鞋，后退几步，使劲扔向岸上。父亲看见鞋落在岸上时，冲我直挥手。我弯腰捡起鞋，船已驶离岸边，父亲依旧高举双手挥动着。

世事艰难，我毕业后到外谋生，父亲在乡下种田，从来不跟我提家里困难。我多次提出将他接到城里与我一起生活，他都不肯。眼见父亲渐渐老了，我回家陪他下地时，放慢了脚步陪他一边走一边说话，说着说着，他就落到后面了。他说，“两条腿不争气，提不上劲。”那年深秋，我回老家见父亲更苍老了，下决心要带他进城生活。这次，他没有再推托，只是说要等到秋收后再说吧。

秋收时，我又回乡下接他。他说稻谷晒在场地上，还没收回家。那天晚上，他去打谷场守夜看稻谷，我抱床被子送他。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在前面慢慢走，牵着父亲跟我脚后跟走。父亲说，“人老先从腿老起，两条腿提不动了。伢儿，多年父子成兄弟，你我父子一场，这辈子缘分恐怕就要尽了！”我紧紧的搀扶着他，脚步更慢了。父亲找到自家那堆稻谷，抱了两抱稻草铺在地上，接过被子放稻草上。我找来几根树棍支个架子，

上面撒些稻草，以遮晨霜。

父亲坐在稻草上闷声抽烟，不时催我回去睡觉。我实在不忍心将他独自丢在冬夜的打谷场上，他安慰我说，“今晚有草棚子挡着，霜就打不到身上了。”我想他平时夜里肯定仰面朝天睡在草堆上，这把年纪，怎受得了那厚重冷霜呀？父亲见我酸楚的样子，更加不安，很是自责地说，“我要是死了，又要花费你很多钱，给你添负担了。”

我抢过他的话说，“过几天回来接你进城，好好给你调养身体。”父亲变得开心起来，“等稻谷晒干收回家，我就走。”在他的一遍遍催促下，我起身回家。回身凝望冬夜星光下那堆稻草，静寂无声，无边的黑夜吞食了一切……

我回城第三天上午，接到堂兄电话，“你父亲走了”，他怕我没听明白，重重地说，“你父亲死了！”

我匆匆赶回乡下老家，看到堂屋墙壁下一袋袋稻谷码放得整整齐齐。母亲告诉我，“你父亲把稻全部收回家，一跤跌倒，人就没了！”

父亲这不幸的一跤，生生跌碎了我们父子一场的美梦，却永远在我的心头立起了一座高山！



拐 杖

现在是周末夜里，晚上给姐姐打了电话，说天亮后我回老家看望母亲。

还是五一长假里，回老家看望过母亲。回城后直到昨晚，我也没给母亲打过电话，只是经常打电话给乡下的姐姐，转问母亲的身体诸多事情，也转达我的问候。

这段日子天天值班，再忙碌打电话的空还是有的，我也不是不想打电话听听母亲的声音，她总能在电话里听出我在外是否开心，而我也总能从她的声音语速中听出她身体健康状态。在外漂泊久了，精神的弦绷得紧紧的，可每次听到母亲那句“伢仔，你在搞什么？”无限的幸福感都在瞬间涌上我的心头，然而，我现在实在是无法问答母亲那焦虑的问话，尽管她三次托人打电话给我，让我给她打电话，我还是没有勇气拨通母亲的电话。

母亲是个很豁达的人，今年春天她过八十岁生日时，我买一个很大的蛋糕带回家，全村人都吃到了，还有一大篮鲜花，她当时说田埂上到处都是花儿，费这个钱干什么呀，很是心疼。等我再回家时，那篮已经干了的花，母亲还是舍不得扔掉，可见她内心还是很高兴的。

每次要回老家，带些什么东西，都发愁。以往我外出旅游时喜欢给她带回各式各样的拐杖，有树根的，有藤条，有竹根，还有铜拐杖，我叮嘱她许多次，老年人骨头是脆的，出门拄着拐杖防跌。母亲说，“拄拐杖出门，那好丑啊。”她却把这些拐杖都当成礼物，送给周围上了年岁的老人。每根拐杖，她都能讲出从哪里来的，顺带也向别人讲述着自己儿子到过哪些地方，很自豪的。我知道她很倔强的，尽管她从不拄拐杖，我还是经常往家里带拐杖，就像平常带回家的水果等食物时，母亲很少吃，多发给村里的孩子们吃掉了，能经过母亲的手把那些拐杖赠给老人们时，于母亲是件幸福的事情，于我也是开心的。

母亲去年春上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姐姐们焦急地跟我说了，我连忙回家把她接到省城医院，住了半个月。她稍好一点后，非吵着出院。

送她回家后没一周，姐姐半夜来电话，说母亲病重送进县医院了。我星夜赶往县城，黑黑的夜里，想起12年前的寒冬，待我恩重如山的父亲突然去世时，我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着。父亲是我永远仰望的一座高山，母亲更像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源源不断地给我爱，给我温情。这种时候我作为她唯一的儿子无论如何也要守在她的身边，能够陪伴母亲多迎接一个日出，于我是人生莫大的幸福啊！

我赶到医院时，扑在母亲的病床前，握住母亲那双枯瘦的手，泪水止不住流下来。我连夜敲开在医院做主任的中学同学家门，他是我母亲的主治医生，他告诉我要做最坏的打算。我方寸全乱，给报社老总发了短信，“母亲病危，无心恋战，尽忠日长，尽孝时短。”老总当即来电话，让我放下一切工作，守着母亲。那些天，我让医院给母亲吊白蛋白，将县城医院这类药用光了，还托人从外面进货。姐姐们回家照乡下的规矩悄悄为母亲准备了后事，我甚至从我历年给母亲照的相片中挑选一张交给姐姐去放大。母亲隐约从来探望她的人中知道一些事情，非常恋家的她怕我以后不送她回家，非要回家去，任何人的话都不听。她也过古稀之年的弟弟说，“你回家病重了怎么办呢？”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大不了把死挡着。”同学也劝我暂时送回家住几天，或许老人精神会好起的，他给开了许多药，我冒雨开车带母亲回家。

母亲在姐姐们的精心守护调养下，居然一日好似一日，能下床走动了，只是从此后走路时多了一根拐杖，我每次见到她拄着拐杖都尽力表扬她，她多次私下里问别人，“风度是什么意思？我儿子说我拄拐杖的样子好有风度”，惹得人们常大笑不已。每次打电话问她要些什么东西时，她都不忘记说一句，“你在外跑的地方多，有拐杖就多带些回来。”呵呵，我知道母亲亲身体会到拐杖的好处后，她赠送拐杖的范围也扩大了许多，甚至放宽了年龄，比她小二十岁的人，她也承诺要送一根拐杖，而且将拐杖交到人家手里的时候，还不忘说，“拄着不丑的，老年人拄拐杖很有风度的。”

母亲，我好想你！在这样静静的夜里，想你孤独在家自烧自煮，生活上完全自己料理照顾自己，而我在外却把自己生活搞得这样糟糕，真是不孝，也万分惭愧！

天亮后，立即回老家看望母亲！

（2007年6月16日凌晨1：46成稿）



梧桐树下……

尽管是凌晨三点才工作完毕，我还是一早就起床了，早饭也没有吃，驾车回乡下探望母亲。

母亲依旧还在乡下种着她的那一亩六分田，稻子是由邻居帮着收割运到场基上。她天天往场基上跑，我在城里每每为她提心吊胆。这样高温的天气，别人往家里跑，她这般岁数还往太阳底下去。我如往年一样，早买好了冰糖与绿豆，给母亲与姐姐，还有那些乡邻们，一年到头他们多照顾我母亲的，我不能一点不懂事。

终于回到家里，母亲听见车响，我从门里早看到她坐在堂屋里，起身想出来，却没有找到拐杖，就那么佝偻着腰、扶着门框笑着看我。我大步跨进院内，走近她时才见她热得满头是汗。我上前扶着她，仔细看，她明显老了许多。她端着板凳叫我坐下，把电风扇打开，说“跑这么远的路，累坏了吧。”她说一大早姐姐回来说你今天要回来，杀了一只鸡，一会儿大富与大存他们过来陪你吃饭。

有邻居过来串门，母亲张罗着让她出门叫人去小店搬箱啤酒回来，给大玉喝点，天气这么热，别热坏了。邻居在厨房炒菜时，母亲陪我说话，说稻子收割了，花了90元请收割机帮割的，这些天太热，电费花得多，一个月用电在50多元钱，平时一个人在家摇摇芭蕉扇省些电。栽秧那天，请了几个人帮忙，她们都很客气，连午饭也不在家吃的，她们说，大玉平时对我们都看得起的，哪能麻烦你老人家做饭呀。这哪跟哪儿，明明是帮我栽秧，还说麻烦我老太太。

这老太太，我真的不好说母亲，让母亲坐在电风扇前吹吹，我拿起冰糖与绿豆，要分头送给那些热心邻居们，感谢她们这样善待我母亲！邻居们都推托再三才肯收下，还对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一向能说会道的我，面对这些善良的乡亲时，没法多说一句话！

午饭时，母亲坐在上席，她很高兴，像过年时一家人一起时那般开心。她一个劲地叫我多吃菜，看着我吃时，她更加开心了。同桌的堂弟们喝着酒，收到我的香烟时，也很开心，还有那些辣酱更是他们喜欢的，说

这东西吃饭时下饭，能多吃饭，这样的天气没有力气走路都困难。大家又说到母亲种的地，跟我告状说，母亲白天还去田埂上种豆子呢，要是一跤跌倒了，那就不得了。他们也生气，说，下次再看到你老太太去田埂上种豆子，我们用锹把那些都给铲掉。

母亲似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检讨说，“这么热的天，我以后早晨下地吧，不然热倒掉了，会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趁势说，“别再种地了，你这样连年种地，让堂弟与姐姐们多累呀！”



母亲还站在那棵梧桐树下

母亲沉默一会，说，“你在城里忙得不见人影，我要是跟你去了，那不急死了。”

那一刻，我的心无比自责与痛起来，我清楚地记得，那年父亲不幸突然去世，我感到万分自责，没有好好善待我恩重如山的父亲，没能让他享到我的福，心里永远都愧疚。料理完父亲后事的当晚，我跪在母亲脚前，恳求她跟我进城，“只要有我吃的，就有母亲吃的，没有我吃的，也不会饿着母亲。”乡亲们也跟着规劝，可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农民不种田，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任凭我跪了半夜，乡亲们后来很多人也哭了，



她就是不答应。这以后，母亲连年种田，每年春节回家都跟我算账，因种田收获几多。我初时理解为母亲离不开田地，后来才明白母亲是怕不种田，完全依靠我生活，会增加我的生活负担，尽量自食其力啊。

母亲是大义的，对粮食无比珍惜的她自然知道这世上挣钱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我在城里一场变故，重回起点之下时，本已经打算不再种田的母亲，态度又非常坚决地继续种田。她为生病花钱而自责，跟我姐姐多次说，“大玉就是草堆，亲友们都在这草堆上拔草，却没能力给他添把草的。儿子在外不容易！”

已近两点钟了，我要赶回城里值夜班。我在院外调转车头时，母亲佝偻着腰扶着那棵梧桐树站着，那是我刚上初中时父亲栽下的，如今树干粗得一人抱不过来。

她的额头脸上都在淌汗，我轻轻用手拭去她脸上的汗珠，“妈妈，我爱你，我不放心你啊！”

母亲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没有事的，你在外好好地过，不要牵挂我，等你一切都好了，来接我，我再跟你去城里。”我不敢再看母亲了，我怕不争气的眼泪会夺眶而出，徒给母亲增添牵挂与不安。我坐回车里，慢慢将车开出家门口，我不敢再回首看那棵梧桐树，母亲肯定还站在那棵梧桐树下，如这许多年来一样，直到望不见我时，她还会站在那里……

故乡的梧桐树啊，梧桐树下有我佝偻着腰的老母亲！

(2007年8月11日)